

趙樹理著

邪不壓正

冀南新華書店出版

957.1
197-02.

趙樹理 著

邪不壓正

冀南新華書店 出版



3 0538 6397 7

87015

邪不壓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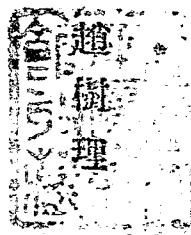
一『太欺人呀！』

一九四三年舊曆中秋節，下河村王聚財的蘭女軟英，跟本村劉錫元的兒子劉忠訂了婚，劉家就在這一天給聚財家送禮。聚財在頭一天，就從上河村請他的連襟來給媒人做酒席，忙了一天，才準備了個差不多。

十五這天，聚財因為心裡有些不快，起得晚一點。他還沒有起來，就聽得院裡有人說：『恭禧恭禧！我來幫忙！』他一聽就聽出是本村的窮人老拐。

這老拐雖是個窮人，人可不差，不偷人不說，誰家有了紅白大事（娶親、出喪），合得來就幫個忙，吃頓飯，要些剩餘餽菜；合不來就是餓着肚子也不去。像聚財的親家劉錫元，是方圓二里內有名大財主，他偏不到他那裡去；聚財不過是個普通莊戶人家，他偏要到他這裡來。他來了，說了幾句吉利話，就掃院子、担水，踏踏實實做起活來了。

聚財又睡了一小會，又聽他老婆在院裡說：『安發！你早早就過來了？他姪母也來



了？——金生！快接住你姑母的籃子！——安發！姐姐又不是旁人！你也是悽悽皇皇地，賣巴巴買那些做甚？——狗狗！來大姑看，你吃胖了沒有？這兩天怎麼不來大姑家裡吃聚？——你姐夫身上有點不得勁，這時候了還沒有起來！金生媳婦！且領你姑母到東屋裡坐吧！——金生爹！快起來吧！客人都來了！——聚財聽見是自己的小舅子兩口，平常熱慣了，也沒有立刻起來，只叫了聲：『安發！來裡邊坐來吧！』安發老嫗跟金生媳婦進了東房，安發就到聚財的北房裡來。

這地方的風俗，姐夫小舅子見了面，總好說句打趣的話。安發一進門就對着聚財說：『這時候還不起！才跟劉家結了親，劉錫元那股舒服勁，你倒學會了？』聚財坐起來，一面披衣服，一面說：『伙計！再不要提這回親事！我看我的命終究要送到這上頭！』安發見他這麼說，也就正經起來，坐到床邊慢慢勸他說：『以前的事不提他吧！好歹已經成了親戚了！』聚財說：『太欺人呀？你是沒有見人家小旦那股勁——把那臉一窪：『怎麼？你還要跟家裡商量？不要三心二意的吧！東西可以多要一點，別的沒有商量頭！老實跟你說：人家願意跟你這種人家結親，總算抬得起你來了！爲人要不要抬舉，以後出了甚麼事，你可不要後悔！』你也抬了三四十歲，你見過這樣利害的媒人？』安發說：『說他做甚？誰還不知道小旦那狗仗人勢？』聚財說：『就說劉家吧，咱還想受他那抬舉？我從民國二年跟着我爹到河來開荒，那時候我才二十，進財才十八，人家劉家大小人見了我弟兄們，都說：『那來這兩個討吃孩子？』我要你姐那一年，使了人家

十來塊錢，年年上利不足，本錢一年比一年滾得大，直到你姐生了金生，金生長到三歲，又給人家放了幾年牛，才算把這筆賬還清。他家的臉色咱還沒有看够？還指望他抬舉抬舉？」安發說：「你那還算不錯！你不記得我使人家那二十塊錢，後來利上清利還不起，末了不是找死給人家五畝地？要不我這日子能過得這麼緊？唉！還提那些做甚？如今人家還是那麼利害，找到誰頭上還不是該誰霉氣？事情已經弄成這樣，只好聽天由命，生那些閑氣有甚麼用？」……

金生媳婦領着安發老婆和狗狗進了東房，見朝英臉朝着牆躺着。金生媳婦說：「妹妹！不要哭了！你看誰來了？」朝英早就聽得是她姑子，只是擦不乾眼淚，見他姑子走進去了，儘只得一面擦着淚一面起來說：「姑姑！你快坐下！姑姑！你看我長了十七歲了，落了個甚麼結果？」安發老婆說：「小小孩子說得叫甚？八字還沒有見一撇，怎麼就叫個「結果」？該是因緣由天定，那裡還有錯了的？再說啦，人沒有前後眼，眼前覺着不如意，將來還許是福，一輩子日子長着哩，誰能早早斷定誰將來要得個甚麼結果？」聚財老婆也跟到東房裡來，她說：「他姑姑！你好好給我勸一勸朝英！這幾天愁死我了：自從初三那天小旦來提親，人家就哭哭哭，一直哭到如今！難道當爹娘的還有心害閨女？難道我跟你姐夫願意攀人家劉家的高門？老天爺！人家劉錫元一張開嘴，再加上小旦那麼個媒人，你想！咱說不願意能行？」……狗狗見他們只談正經話，就跑到外邊去玩。

東房裡、北房裡，嚷說着熱鬧，忽聽得金生在院裡說：『二姨來了？走着來的？沒有騎驢？』二姨低低地說：『這裡有鬼子，誰敢騎驢？』聽說二姨來了，除了賴英還沒有止住哭，其餘東房裡北房裡的人都迎出來。他們有的叫二姨，有的叫二姐，有的叫二妹；大家亂叫了一陣，一同到北房裡說話。狗狗見二姨來了，跑回來問：『二姑！給我拿着落花生沒有？』二姨說：『看我狗狗多麼記事？二年了你還記着啦？花生還沒有刨，等刨了再給你拿！』狗狗聽說沒花生，又跑出去了。安發說：『二姐二年了還沒有來過啦！』聚財老婆說：『可不是？自從前年金生娶媳婦來了一回，以後就還沒有來！』二姨說：『上河下河只隔十五里，來一遭真不容易！一來沒有工夫，二來』她忽然把嗓音放低『二來這裡還有鬼子，運氣不對了誰知道要出甚麼事情？』安發老婆說：『那也是一山走一時空』吧（狼多的地方好說這句迷信話，意思就是說不怕狼多，只要你不碰上就行）！這裡有日本鬼，你們上河不是有八路軍？那還不一樣？』二姨說：『那可不同！八路又不胡來。在上河，喂個牲口，該着支差才支差，那像你們這裡在路上拉差？』安發老婆說：『這我可不清楚了！聽說八路軍不是到處殺人、到處亂鬥爭？怎麼又說他不胡來？』金生說：『那都是劉錫元那夥人放的屁！你沒聽二姨夫說過？鬥爭鬥的是惡霸、漢奸、地主，那些人都跟咱村的劉錫元一樣！』二姨說：『對了對了！上河鬥了五家，第一家叫馬元正，就是劉錫元的表弟，還有那四戶也都跟馬元正差不多，從前在村裡都是吃人咬人的。七月裡區上來發動鬥爭，叫村裡人跟他們算老賬，差不多把

他們的家產算光了！鬥爭就是鬥那些人。依我說也應該！誰叫他們從前那麼霸氣？」金生媳婦說：「八路軍就不能來把咱下河的鬼子殺了，把劉錫元拉住鬥鬥爭？」二姨問：「劉錫元如今還是那麼霸氣？」聚財說：「不是那麼霸氣，就能硬逼住咱閨女許給人家？」二姨說：「我早就想問又不好開口。我左思右想：大姐爲甚麼給劉英找下劉忠那麼個男人？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經十二三了，可該叫咱劉英個甚麼？難道光學好家就不論人？聽大姐夫這麼一說，原來是強逼成的，那還說甚麼？」聚財老婆說：「你看二妹！這還用問？要不是強逼，我還能故意把閨女往他劉家送？」說着說着就哭起來。二姨說：「大姐！必放寬點吧！話已經跟大家展直了，後悔還有甚麼用處？只怨咱劉英長得太俊，要像高樓院廋蓮，後崖底膳秀，管保也沒有這些事情。」安發老婆說：「人沒前後眼。早知道有這些麻煩，咱不會早給咱閨女找個家打發出去？」聚財老婆說：「牛是你姐夫三心二意把事情攔了：去年人家槐樹院小寶他娘，央着元孩來提，你姐夫嫌人家家裡沒甚……」聚財一聽他老婆說起這個就要生氣。他說：「再不要說這個吧？這個事算壞到我一個人身上行不行？」大家見他生了氣，都勸了他幾句，他仍然賭氣到套間裡去睡。安發跟着他走進去，跟他拉着閑話，給他平氣。外間裡，金生媳婦早忙着去院裡燒火，只留下三個老婆。聚財老婆悄悄說：「看你姐夫那脾氣！明明是他就誤了事，還不願意叫人說着！我看嫁給人家槐樹院小寶也不錯！」安發老婆說：「孩子倒是個好孩子，又精幹又漂亮，不過也不怨大姐夫挑眼兒，家裡也就是沒甚。」聚財老婆說：

咱金生在劉家放牛那幾年，人家小寶也在劉家打雜，兩個孩子很合得來。人家小寶比我金生有出息，前年才十八，就能給劉家趕兩頭馱驢。人家跟咱金生是朋友，閑了常好到咱家裡來，碰着活也做，碰着好飯也吃，踏踏實實，跟咱自己孩子一樣。」她說到這裡，更把嗓子捏住些說：「這話只能咱姐妹們說：咱懷英從十來歲就跟小寶在一塊打打鬧鬧很熟慣，小心事早就在小寶身上。去年元孩來提媒，小東西有說有笑給人家做了頓拉麵，後來一聽你姐夫說人家沒甚，馬上就噘了嘴，噘着說：『沒甚就沒甚吧！我爺爺不是逃荒來的？』……」

聚財的兄弟進財、金生、老拐，踢踢踏踏都到北屋裡來，把三個老婆的閑話打斷。進財看了看桌子說：「還短一張。金生！你跟老拐去後院西房拾我那張桌子來。」他們抬桌子的抬桌子，借傢具的借傢具，還沒有十分準備妥當，小狗就跑回來報信，說劉家的送禮食盒，已經抬出來了。老拐、進財、金生都出去接食盒，安發穿起他的藍布大夾襖去迎媒人。

媒人原來只是小旦一個人，劉家因為想合乎三媒六証那句古話，又拼湊了兩個人：一個叫劉錫恩，一個叫劉小四，是劉錫元兩個遠門本家。劉錫元的太長工元孩，挑着一担禮物盒子；二長工小昌和趕馱驢的小寶抬着六架大食盒。元孩走在前邊，小寶、小昌、錫恩、小四，最後是小旦，六個人排成一行，走出劉家的大門往聚財家裡來。安發的孩子狗狗，和另外一羣連轡子也不察的孩子們，早就在劉家的大門口跑來跑去等着看。

見他們六個人一出來，就亂喊着『出來了出來了』，一邊喊一邊跑，跑到聚財家裡喊：『來了！來了！』金生他們這才迎出去。

不知道他們行的算甚麼禮：到門口先站齊，戴着禮帽作揖。進財和金生接住食盒，老拐接住担子，安發領着三個媒人，仍然排成一長串子走進去。

客人分了班：安發陪着媒人到東房，金生陪着元孩、小昌、小寶到西房，女人們到東房，饅頭一聽說送禮的來了，早躲到後院裡進財的西房裡去。

安發是個老實人，只會說幾句莊稼話，跟小旦應酬不來，只好跟錫恩小四兩個人談談那塊穀子打了多少，那塊地裡準備種麥子。小旦覺着這些話聽來沒趣味，想找個地方先過一過煙癮。他走進套間裡去，見聚財搭着個被子躺在床上。聚財見他進去，坐起來掩了掩懷，很客氣的向他說：『老弟！我今天實在對不起，有點小病，身上冷得不行，不能陪你們坐坐……』小旦看見不是個抽大煙地方，說了句『沒關係，你躺着吧』，就出來了。他好像下令一樣跟安發說：『安發！先給我找個過癮地方！』安發說：『飯快了！先吃飯吧？』小旦說：『我這吃飯很扯淡，飯成了給我端一碗就……』還是先過過癮！』安發見他這麼說，就答應他說：『可以！』隨着走到門邊喊：『進財！』進財來了，他問進財說：『叫小旦哥到你後院裡過癮吧？』進財也只得答應着，領着小旦往後院走，這時候，忽然又聽得聚財老婆在東房裡喊：『進財你來！』進財又跑到東房門邊，聚財老婆對住他的耳朵說：『就叫他到你北房裡吧！可不要領到西房裡去，咱曉

二 二
英躲在你西房裡。」進財點了點頭，領着小旦去了。

小旦走了，說話方便得多。你不要看錫恩和小四兩個人是劉錫元的本家，說起劉錫元的橫行霸道來，他們也常好罵幾句，不過這回是來給劉家當媒人，雖然也知道這門親事是逼成的，表面上也不能戳破底，因此誰也不罵劉錫元，只把小旦當成劉錫元個替死鬼來罵。小旦一出門，小四對着他的脊背拍了兩下，安發和錫元搖了搖頭，隨後你一言我一語，小聲小氣罵起來——這個說「壞透了」，那個說「一大害」……各人又都說了些小旦說人騙人的奇怪故事，一直談到開飯。

東房裡都是幾個女人，談得很熱鬧，可沒有什麼正經話——說起誰家閨女好、誰家媳婦壞，就嘻嘻哈哈地，說起上河八路軍長、下河鬼子短，就悄悄密密地。

西房談的另是一套：金生問：「元孩叔！你這幾年在劉家住得怎麼樣？願住願不住（就是說能顧了家小罷）？」元孩說：「還不跟你在那裡時候一樣？那二十塊現洋的本錢永遠還不起，不論那一年，算一算工錢，除還了借糧只够納利。——喂！你看我糊塗不糊塗？你兩家已經成了親戚……」金生說：「他媽那！你還不知道這親戚是怎麼結成的？」小寶說：「沒關係！金生哥還不是自己人？」小昌說：「誰給他住長工還討得了他的便宜？反正賬是由人家算啦！金生你記得吧：那年我給他趕騾，騾子吃了三塊錢蔞，不是還硬扣了我三塊工錢？說什麼理？勢力就是理！」……

各個房裡的人都喝着水談了一會閑散話，就要開飯了。這地方的風俗，過了紅白大

事，客人都吃兩頓飯——第一頓是湯飯，第二頓是酒席。第一頓飯，待生客和待熟客不同，待粗客和待細客不同——生客細客吃掛麵，熟客粗客吃河落。三個媒人雖然都是本村人，辦的可是新親戚的事，只能算生客，上的是掛麵。元孩小昌小寶雖然跟媒人辦的是一件事，可是這三個人早已跟金生聲明不要按生客待，情願吃河落。其餘的客人，自然都是河落了。小旦在後院北屋裡吸大煙，老拐給他送了一盤掛麵。

吃過第一頓飯以後就該開食盒。這地方的風俗，送禮的食盒，不只光裝能吃的東西，什麼禮物都可以裝——按習慣：第一層裝是首飾冠戴，第二層是粗細衣服，第三層是龍鳳喜餅，第四層是酒、肉、大米。要是門當戶對的地主豪紳們送禮，東西多了，可以用兩架三架最多到八架食盒。要是貧寒人家送禮，也有不用食盒只挑一對二尺見方尺把高的木頭盒子的，也有只用兩個籃子的。劉家雖是家地主，一來女家是個莊稼戶，二來還是個續婚，就有點輕看，可是要太平常了又覺有點不像劉家的氣派，因此抬了一架食盒，又挑了一担木頭盒子，弄了個不上不下。開食盒先得把媒人請到跟前。聚財老婆打發老拐去請小旦，老拐回來說：『請不動！他說有兩個人在場就行！』錫恩和小四說：『那就開吧！』按習慣，開食盒得先燒香。金生代表主人燒過了香，就開了。開了食盒，差不多總要吵架。這地方的風俗，禮物都是女家開着單子要的。男家接到女家的單子，差不多都嫌要得多，給送的時候，要打些折扣。比方要兩對耳環只送一對，要五兩重手鐲，只給三兩重的，送來了自然要爭吵一會，兩家親家要有點心事不對頭，爭吵得就更

會兇一點。女家在送禮這一天請來了些話姑姨姑奶奶一類女人們，就是叫她們來跟媒人吵一會。做媒人的，推得過就推，推不過就說『回去叫你親家給個』，做好做歹，拖一拖就過去了。

聚財家因為對這門親事不情願，要的東西自然多一點。劉家就是一件東西也不送，自然也不怕聚財改口，可是他也不願意故意鬧這些氣——東西自己都有，送得去將來把媳婦娶到手，一件一件又都原封帶回來了，不是個賠錢事，因此也送得很像個樣子。像要了兩對金耳環兩對金戒指，每樣都給了一對金的一對銀的，只有金手鐲沒有給，給了一對鍍金的。綢緞衣服一件也不少，不過都是劉忠前一個老婆的，要給錢莫穿，都窄小一點。不論好歹吧，女家既然有氣，就要發作發作：聚財老婆看罷了首飾和衣服，就向錫元和小四說：『親家給送的這些衣服，咱也沒見過大市面，不敢說不好，可惜咱閨女長得粗胖一些，穿不上。首飾的件數也不够，樣子也都是前二十年的老樣，沒有一件時行貨。麻煩你們拿回去叫親家給換換！』話雖然很和緩，可是裡邊有骨頭，不是三言五句能說了的事。錫恩歲數大一點，還能說幾句，就從遠處開了口。他說：『聚財嫂！親戚已經成親戚了，不要叫那一頭親戚太作難。你想：如今兵慌馬亂的，上那裡買那麼多新東西？自然是有甚算甚。這不過是擺一擺排場吧，咱閨女以後過了門，穿戴着什麼你怕沒有啦？那件不合適，咱家的閨女就是他家的媳婦，他能叫咱閨女穿戴出去丟他的人？……』他還沒有說完二姨就接上話。二姨說：『你推得可到不近！他劉家也是方圓幾

十里數得着的大財主，娶得起媳婦就傲不起衣裳，買不起首飾？就憑以前那死鬼媳婦穿戴過的東西頂數啦？」安發老婆也接着說：「不行！我外甥女兒一輩子頭一場事，不能穿戴他那破舊東西！」進財老婆拿着鍍金鐲子說：「舊東西也只挑壞的送！誰不知道劉忠前一個老婆帶着六兩重的金鐲子？爲什麼偏送這鍍金的？」金生媳婦也說：「這真是捉土包子啦！他覺着我們這些土包子沒有認得金銀的！」其實這幾個女人們還只有她們兩個見過金首飾，不過也沒有用過，也不見得真認得，只是見這對鐲子不是劉忠前一個老婆胳膊上那一對，並且也舊了，有些地方似乎白白的露出銀來，因此才斷定是鍍貨。

錫恩和小四看見事情不好下台，就往小旦身上推。錫恩說：「原來開單子要東西，都是小旦一手辦的，要了多少，應承了多少，我兩人都摸不清楚。」安發說：「單是我開的，那倒沒有錯！」小四說：「還是請人家小旦來吧！」聚財老婆說：「請他就請他！就是他說要多點東西，不答應就不行！許親不許親已經不由我了，要東西還不叫由我，那樣只有他劉錫元活的了！」老拐你再到後院裡請小旦來！」老拐說：「咱請不動！」小四說：「小寶！你去一下吧！」小寶就去了。

小寶不知道小旦在北房，進財一向就在西房住，因此他就一直跑到西房裡來。他正去叫「小旦」，忽然看見是韓英。韓英臉朝牆站着，聽見有人走得響，一翻身正要往起爬，看見是小寶，就又躺下去，說了聲：「你？我當是誰來！」小寶低聲說：「媳婦叫我找小旦！」韓英用嘴指着說：「在北房裡！」小寶扭轉頭正往外走，韓英又叫住他

說：「一會你來，我跟你說句話！」小寶點了點頭就去北房叫小旦。這時候，小旦的大煙已經抽足了，見小寶說外頭有事，非要他不行，他就嘟嘟囔囔說：「女人們真能麻煩！再吵一會還不是那麼會事？」說着就走出來了。女人們見他出來了，又把剛才說衣服手飾不合適那番話對着他吵了一通，他倒答應得很簡單。他說：「算了！你們都說的是沒用話！那家送禮能不吵？那家送禮能吵得把東西抬回去？說什麼都不抵事，閨女已經是嫁給人家了！」聚財老婆說：「你說那個天生不行！照那樣說……」小旦已經不耐煩了，再不往下聽，把眼一翻說：「不行你隨便！我就只管到這裡！」聚財老婆說：「老爺呀！世上那有這麼利害的媒人？你拿把刀來把我殺了吧！」小旦說：「我殺你做什麼？行不行你親自去跟那家交涉！管不了不許我不管？不管了！」說着推開大家就往外走，急得安發跑到前邊伸開兩條胳膊攔住，別的男人們也都湊過來說好話，連聚財也被起衣服一搖一晃出來探問是什麼事。

大家好歹把小旦勸住，天已經晌午了。金生他姨夫催開席，老拐就往各桌上擺碟子。不多一會，都準備妥當，客人都坐齊，點了點人，只短小寶，金生跑來跑去喊叫，小寶才從後院裡跑出來。

原來小寶把小旦叫出來以後，就又到後院西房去看賴英。小寶問賴英要說什麼，賴英說：「你等等！我先想想！」隨後就用指頭數起來。他數一數想一想，想一想又數一數，小寶急着問：「你儘管數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不要亂！」她又數了一回說：「還有二」

十七天！」小寶說：「二十七天做什麼？」她說：「你不知道？九月十三！」小寶猛然想起來劉家決定在九月十三娶她，就答應她說：「我知道！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，還有二十九天！」賴英說：「今天快完了，不能算一天。八月是小建，再除了一天……」小寶說：「不論幾天吧，你說怎麼樣？」賴英說：「我說怎麼樣！你說怎麼樣？」小寶沒法答應。兩個人臉對臉看了一大會，誰也不說什麼。忽然賴英跟唱歌一樣低低唱道：「寶哥呀！還有二十七天呀！」唱着唱着，眼淚骨碌碌就流下來了！小寶一直勸，賴英只是哭。就在這時候，金生在外邊喊叫「小寶！小寶！」小寶這時才覺着自己臉上也有熱熱地兩道淚，趕緊擦，趕緊擦，可是越擦越流，擦了很大一會，也不知擦乾了沒有，因為外邊叫得緊，也只得往外跑。

吃過酒席稍停了一會，客人就要回去。臨去的時候，小旦一邊走一邊訓話：「劉家的場面還有什麼說的？以後再不要不知足……」安發一邊送着客，一邊替聚財受訓，送到大門外作了揖才算完結。

小寶抬着食盒低着頭，一路上只是胡猜想二十七天以後的事。

二 「看看再說！」

二姨回到上海，一直弄不下賴英的事，準備到九月十三賴英出嫁的時候再到下河看看，不料就在九月初頭，八路軍就把下河解放了，後來聽說實行減租清債，把劉家也清

算了，劉錫元也死了，打發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，知道安發也分了劉家一座房子，輾英在九月十三沒有出嫁，不過也沒得退了婚。過了年，舊曆正月初二，正是走娘家的時候，二姨想親自到河看看，就騎上驢，跟自己的丈夫往下河來。

他們走到劉錫元的後院門口，二姨下了驢，她丈夫牽着驢領着她往安發分下的新房子裡走。狗狗在院裡看見了，叫了聲『媽！二姑來了！』安發兩口、金生兩口，都從南房裡迎出來。

二姨笑着說：『安發！搬到這裡來，下雨可不發愁了吧？——金生！你兩口子都來給你舅舅拜年來了？……』安發老婆和金生兩口答應着，說說笑笑進了南房。二姨的丈夫說：『安發！把牲口拴那裡？』安發接住韁繩說：『沒處拴！就拴這柱子上吧！』二姨的丈夫說：『你就沒有分個圈驢的地方？』安發說：『咱連根驢毛也沒有，要那有什麼用？不用想那麼周全吧！這比我那座透天窟窿房就強多了。』說着拴住了驢，拿下毛連和消連，也都回到房裡。

一進門，狗狗就問：『二姑夫！給我拿着花生嚼沒有？』二姨說：『看我狗狗多麼記事？拿着哩！』她丈夫解開毛連口，給狗狗取花生，二姨還說：『去年花生收成壞，明年多給孩子拿些！』安發老婆說：『這還少？狗狗！裝上兩把到外邊玩吧！』

二姨說：『這房子可真不錯；那頂棚是布的紙的？』安發老婆說：『紙的！』二姨說：『看人家那紙多麼好？跟布一樣！咱不說住，連見都沒見過！』安發說：『

咱莊稼人不是住這個的：頂棚上也不能定釘子，也不能拴繩子，穀種也沒處掛，只能放在窗台上！……」二姨的丈夫說：『那你還不搬回你那窟窿房子裡去？』大家都哈哈笑起來。

二姨說：『我這三個多月沒有來，下河變成個什麼樣子了？』大家都說『好多了』。安發說：『總不受鬼子的氣了！』金生說：『劉錫元也不再得利害了！』二姨的丈夫接着說：『你舅舅也不住窟窿房子了！』二姨問：『劉錫元是怎麼死的？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了？』金生說：『打倒沒人打他，區上高工作員不叫打，倒是氣死了的！』安發說：『那老傢伙真有兩下子！要不是元孩跟小昌，我看誰也說不住他。』二姨問：『元孩還有那本事？』金生說：『你把元孩錯看了：一兩千人的大會，人家元孩是主席。劉錫元那老傢伙，誰也說不過他，有五六個先發言的，都叫他說得沒有話說。後來元孩急了，就說：『說我的吧？』劉錫元說：『說你的就說你的：我只憑良心說話！你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計，你使錢我讓利，你惜銀我讓價，年年的工錢只有長支沒有短欠！翻開賬叫大家看，看看是誰沾誰的光？我跟你有什麼問題？……』元孩說：『我也不懂良心，我也認不得賬本，我是個雇漢，只會說個老直理：這二十年我沒有下過工，我每天做是甚？你每天做是甚？我吃是甚？你吃是甚？我落了些甚？你落了些甚？我給你打下糧食叫你吃，叫你吃上算我的賬，年年把我算光！這就是我活你的光！憑你的良心！我給你當這二十年老牛，就該落一筆祖祖輩輩還不起的賬？呸！把你的心收起來！照你那樣說我』

「還得補你……」他這麼一說，才給大家點開路，這個說「……反正我年年打下糧食給你送」，那說「……反正我的產業後來歸了你」……那老傢伙發了急，說「不憑賬本就是不說理！」一個「不說理」把大家頂火了，不知道誰說了聲打，大家一轟就把老傢伙拖倒，小昌給他抹了一嘴屎，高工作員上去抱住他不讓打，大家才算拉倒。會場又穩下來，小昌指着老傢伙的鼻子說：「劉錫元！這還非叫你說清不可！你逼着人家大家賣了房、賣了地、討了飯、餓死了人、賣了孩子……如今跟你算算賬，你還說大家不說理。到底是誰不說理？」這一問，問得老傢伙再沒有說的。後來組織起清債委員會，正預備好好跟他算幾天，沒想到開了門爭會以後，第三天他就死了！有人說是氣死的，有人說是喝土死的。」安發說：「不論是什麼死的吧，反正是死了，再不得利害了！」二姨問：「他死了，那賬還怎麼算？」安發說：「後來自然只能跟劉忠算。不過他二死，大家的火性就沒有那麼大，算起來就有好多讓步。本村外村，共算了他五千多石米，兩萬多塊錢現洋。他除拿出些糧食牲口以外，又拿出三頃多地和三處房子。如今人家還有四十來畝出租地、十幾畝自種地和這前院的一院房子。」二姨說：「那麼外邊說門光了？」安發說：「沒甚了沒活了，像我這麼十個戶也還抵不住人家！」……

安發老婆正去切菜，聽得小昌的孩子小貴在院裡說：「狗狗！誰叫你把花生皮弄下二院？掃了！」狗狗說：「我不！」「你是掃不掃？」「不！」「掃！」小貴打了狗狗一下，狗狗哭了。安發老婆揭開簾子說：「小貴！你怎麼打起狗狗來了？」小貴說：「

他怎麼把花生皮弄下一院？」安發老婆說：「不要緊，弄下一院我給你掃！」小昌老婆在北屋裡囁囁着說：「掃過幾回？」安發老婆聽見也只裝沒聽見，仍然跟小貴說：「不要打狗狗！狗狗小啦你大了！」小昌老婆又囁囁着說：「小啦就該上天啦！」安發老婆忍不住了，就接上了話：「我那孩子就叫上天啦！你十二歲孩子打我八歲的孩子，還有你這當媽的給他仗膽，我那孩子還有命啦？」「打着了？打傷了？」「嫌他打得不重你不會也出來打兩下？」「誰可養過個孩子？」「我那孩子還有娘？」「沒娘來還慣不成那樣啦！看那院裡能乾淨一晌不能？人糟踏，牲口屙！」「屙了叫你掃啦？可知道你分了個囑咐！」「你不分一個？還不是你的「問題」小？」「你有多大「問題」，還不是憑你男人是幹部？」安發見她們越吵話越多，就向他老婆說：「算了算了！少說句不行？」安發老婆不說了，小昌老婆還在北房裡不知唧咕些什麼。二姨問：「北房裡住是誰？」安發說：「說起來瞎生氣啦：這一院，除了咱分這一座房子，其餘都歸了小昌。」二姨說：「他就該得着那麼多？」安發說：「光這個？還有二十多畝地啦！人家的「問題」又多，又是農會主任，該不是得的多啦？你聽人家那氣多粗？咱住到這個院裡，一座孤房，前院都是劉忠的，後院都是小昌的——還是人家的，磨是人家的，打穀場是人家的，飯廄和茅廁是跟人家夥着的，勤腳動手離不了人家。在咱那窟窿房裡，這些東西，雖然也是沾鄰家的光，不過那是老鄰居，就比這個入貼多了！」

不大一會，飯好了，大家吃着飯，仍然談着門劉家的事。二姨仍是問誰都提些什麼

問題，誰都分的東西多。

老拐來了，背着個鹹包，進門就喊「拜年拜年！」他跟大家打過招呼，安發老婆給他拿了兩個黃燕，他丟到鹹袋裡。安發老婆指着前院說：「你到人家前院，管保能要兩個白麵蒸饅！」老拐說：「咱就好吃個黃燕，偏不去吃他劉家那白麵饅！」二姨笑着說：「老拐！你就沒有翻翻身？」老拐也笑了笑說：「咱跟人家沒『問題』！」說着就走了。

安發說：「你叫我說這回這果實分得就不好：上邊既然叫窮人翻身啦，爲什麼沒『問題』的就不能翻？就按『問題』說也不公道——能說會道的就算得多。像小旦！給劉家當了半輩子狗腿，他有什麼『問題』？胡捏造了個『問題』竟能分一個騾子幾石糧食！」二姨說：「怎麼呀？小旦也分果實？在上河，連狗腿都鬥了，你們這裡怎麼還給那些人分東西？」金生說：「人家這會又成了積極分子！」安發說：「那人就算治不了！人家把頭捏得尖尖地，那裡有空就跟那裡鑽！八路軍一來劉錫元父子們就跑到一個山荒上躲起來，有什麼風聲小旦管給人家送信。高工作員來發動群眾去找劉錫元，有人說「只要捉住小旦一審就知道了」。這話傳到人家小旦耳朵裡，人家親自找着高工作員說人家也要參加鬥爭，說「只要叫我參加我管保領上人去把劉家父子捉回來」。高工作員跟大家說：「只要他能這麼做，就叫他參加了吧？」大家說：「參加就參加吧，反正誰也知道他是什麼人，上不了他的當。」第二天人家果然領着人去把劉家父子捉回來。在鬥爭那一天，人家看見劉家的勢力倒下去，也在大會上發言，把別人不知道光人家知道的

劉家欺人的事，講了好幾宗，就有人把人家也算成了積德份子。清債委員會組織起來以後，他說劉錫元他爹修房子的地基是說他家的。大家也知道他是想沾點光，就認起這筆賬來了。後來看見元孩小昌他們當了幹部，他就往他們家裡去獻好，看見劉忠的產業留得還不少，就又悄悄去給劉忠他媳賠情。不用提他了：那是個八面玲瓏的腦袋，幾時也跌不倒！

提起劉忠跟小旦，二姨自然又想起懷英的事，問了問金生，金生說：「這事真難說：一家人爲着這件事成天生悶氣。我看恐怕就怨我爹。二姨這會要沒有別的事，就到我家坐坐，叫我媽給你細細談談！」二姨答應了，就同她丈夫跟金生兩口子辭別過安發兩口走出來。金生說：「把驢也牽到我那裡喂吧！」說着解下韁繩牽上，四個人一同往聚財家裡來。

聚財老婆一見二姨，就先訴了一頓自己的苦：「……她爹死扭勁，閨女也不聽話，咱兩頭受氣，那頭也惹不起！」二姨聽不出個頭尾來，要叫她細細談，她才從送禮那次說起。她說：「送過禮以後，我跟懷英說：『事情仍是那樣了，日子也近了，他送的那些衣裳有的窄小得穿不得，有的穿得也不時行，你趁這兩天，挑那能穿的改幾件叫穿。』人家起頭就不理，說了四五天，才算哭着做着做一點，我也幫着人家做。一件一件拆開改好了還沒縫，就打開仗了。趕到日本人走了，劉家也跑了，九月十三也過了，懷英忽然有說有笑了，我跟她爹說：『咱跟劉家這門親事可算能拉倒了吧？』她爹說：『一

看看再說吧！這會還不能解決！」又遲了幾天，區上高工作員來發動群眾鬥爭劉家，把劉家父子都捉住了，小寶來跟金生轉英說：「明天到大會上一定把強迫婚姻這問題提出來，看他劉家有什麼說的？」她爹強按住不叫提。她爹說：「事情還不知道怎麼變化啦！你叫他犯到別人手！咱不要先出頭得罪人。」後來偏是劉錫元死了劉忠沒有死；人家別人的大小問題都提了，咱這問題沒有提，不長不短放下了。趕到鬥爭也過了，清算劉家的事到底了，我問她爹說：「咱跟劉忠這親事到底算不算數了？」他爹又說：「再看看再說吧！這會還不能決定！」我說：「還看什麼？要不是劉忠給劉錫元守孝的話，人家快又擇日子娶了！」他說：「一守孝就是三年！你急什麼啦？」後來聽小寶說他問過高工作員，高工作員說只要男女本人有一個不情願，就能提出理由來，到區上請求退親。我問他送過禮還能不能，他說他聽高工作員說只要把東西退還了也行。我把這話跟她爹學了一遍，她爹罵人家小寶不該挑撥。轉英聽她爹不答應了，又囑了幾天氣，他爹心裡也有點活動了。這時候偏還有個該死的小旦又壞了點事：他是媒人，退東西脫不過他的手。聽安發說劉忠又給他拿了幾兩土，他就又向着劉忠那一頭說話。他知道我把衣服改了，就故意說：「行是行！只要能把人家送的東西原封原樣送回來！少了一件，壞了一件，照原樣給人家買！」安發把這話跟他爹一說，他爹又埋怨起我來：「又是一明知道弄不斷，開這口有什麼好處」，又是「人沒前後眼，你知以後是誰的天下」，說得我也答應不上來。去年臘月初五，她爹當面說人家小寶：「你來我這裡有什麼正事？再不要

來這裡說談話！」又說輾英：「小小孩子嘻嘻哈哈，像個什麼規矩？」說得人家小寶紅着臉走了，輾英就跟她爹鬧起來。她爹說：「再敢跟那些年輕人嘻嘻哈哈我搥死你！」輾英說：「搥死就搥死吧！反正總要死一回啦！搥死也比嫁給劉忠強！」從那以後，爹也氣病了，閨女也氣得哭了幾天，我兩頭說好話，那頭也勸不下，直到如今，父女們說不上三句就要頂起來。二妹你今天不要走，住上一兩天，兩頭都替我勸一勸！」二姨見她姐姐哭哭涕涕很作難，就答應下來。

二姨先去探聚財的口氣：「大姐夫！聽說你身上不爽快？」聚財說：「也不要緊！冬天裡，受了點涼！」「聽大姐說，輾英不聽你的話，惹得你動了點氣？孩子們說話，你理他做甚麼？」那個還能當一回事？」「當老的瞎操心啦吧！瞎惹你們笑話啦！」「自己人笑話什麼？我說孩子大了，咱一輩不管兩輩事，她自己的事，你叫由他一點算了！」她又故意說：「輾英對劉家這門親事實在不滿意，聽說只要你願意就能弄斷了……」「唉！年輕人光看得見眼睫毛上那點事！一來就不容易弄斷，二來弄斷了還不知道是福是害！日本才退走四個月，還沒有退够二十里，誰能保不再來？你這會惹了劉忠，到那時候劉忠還饒你？還有小旦，一面是積德份子，一面又是劉忠的人，那種人咱惹得起？他們年輕人，遇事不前後想，找出麻煩來就沒戲唱了！還有，去年你大姐也跟你說過了，輾英的心事在小寶身上，這我不能贊成——一則不成個規矩，再則跟上小寶，我斷定她受一輩子窮。小寶那孩子，家裡有甚沒甚且不講，自己沒有出息，不知

這爲自己打算。去年人家門劉家，他也是積極分子，東串連人，西串連人，喊口號一個頂幾個，可是到算賬時候，自己可提不出大問題，只說是短幾個工錢，得了五斗穀子。人家小旦胡捋了個問題還弄了一個驢子幾石糧食，他好歹還給劉家住過幾年，難道連小旦都不如？你看他傻瓜不傻瓜？只從這件事上看，就知道他非受窮不可！要跟上小寶，那如得還嫁給人家劉忠！你不要看人家挨了鬥爭！在本村說起來還仍然是個小財主！如今劉錫元也死了，罵名也沒了，三、四口人，有幾十畝出租地，還不是清淨日月？」

二姨說：『不過歲數大一點！』聚財說：『男人大個十四五歲吧，也是世界有的事！』

二姨問：『那樣說起來，你的主意還是嫁給劉忠？』聚財說：『不！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說！劉忠守服就得三年，在這三年中間看怎麼變化——嫁劉忠合適就嫁劉忠，嫁劉忠不合適再說，反正不能嫁給小寶！』聚財說這番話，二姨覺着『還是大姨夫見識高！應該拿這些話去勸勸英。』

二姨勸英：『英！二姨！二姨！我有一件事：聽說你年頭臘月頂了你爹幾句，惹得你爹不高興？』英說：『二姨！我也不怕你笑話！我不是故意惹我爹生氣，可是家裡有個我，我爹就不能不生氣。我有什麼辦法？』『這話怎麼講？難道你爹多嫌個你？』『也不是我爹多嫌我！還是因爲那件醜事！如今我爹已經嚷出來了，我也不說那醜不醜了！因爲我要嫁小寶，不願意嫁給劉忠！』『這閨女倒說得痛快！年輕人，遇事要前後想想！』『那天不想？那時不想？不知道想過幾千遍了！』『你覺着惹得起劉忠嗎？』

「鬥爭會上那幾千人都惹得起他，恰是咱家惹不起他？」「年輕人光看那眼睫毛，一點點事！你爹說日本人退出不够二十里，你敢保不再來？你得罪了劉忠，劉忠那時候，你走？都要像他那麼想，劉錫元再遲十年也死不了！」「你爹說小寶那孩子沒出息，不會爲自己打算，當了一回積極分子沒得翻了身。從這件事上看，將來恐怕過不了日子！」

「小且有出息，會給自己打算，沒『問題』也會捏造『問題』分驪子。照他那麼說我就該嫁給小且？」「你爹說劉家雖說挨了鬥，在下河還是個小財主！」「他財主不財主，我又不是缺個爹！」「你爹說男人六個十四五歲，也是世界上的事！」「做小老婆當使女都是世界上的事，聽高工作員說自己找男人越發是世界上最上的事！難道世界上有的親意事沒有我，倒霉事就都該我做一遍？」最後二姨問：「照你這樣說來，你的主意是不論你爹願意不願意，你馬上就要跟劉忠說斷了嫁給小寶？」二姨說：「要以我的本意，該不是數那痛快啦？可是我那麼辦，那真要把我爹氣壞了。爹總是爹，我也不願意叫他再生氣。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說。劉錫元才死了，劉忠他媽是老頑固，一定要叫他守三年孝。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，二十七天還能變了卦，三年工夫長着啦，劉家還能不再出點什麼事？他死了跑了就不說了，不死不跑我再想我的辦法；反正我死也不嫁給他，不死總要嫁給小寶！」二姨說完了，二姨覺着這話越法句句是理。

兩個八各有各的道理，兩套道理放到一處是對頭。也有兩點相同：都還看着再說

，都願意等三年。二姨就把這談話的結果向聚財老婆談了一下，兩個人都覺得沒法調解。不過聚財老婆却放了心：她覺着閨女很懂事，知道顧惜她爹。她覺着兩套道理雖是對頭，在這三年中間，也許慢慢能取得同意，到底誰該同意誰，她以為還是閨女說得對。

三 想再『看看』也不能

聚財和賴英父女倆個都猜得不錯，這三年中間果然有些大變化——幾次查減且不講，第一個大變化是第二年秋天日本投降了；第二個大變化是第三年冬天又來了一次土地改革運動，要實行填平補齊。第一個大變化，因為聚財聽說蔣介石要打八路，還想『看看再說』，賴英的事還沒有動；第二個大變化，因為有些別的原因，弄得聚財想再『看看』也不能了。

第二個大變化在一九四六年。這年十月裡，有一天，區上召集幹部和積極分子聯合會，元孩、小昌、小旦、小寶……一共有四十多個人參加，要開七天。他們到區上以後，村裡人摸不着底，有些人聽別的區裡人說是因為窮人翻身不徹底，還要發動一次鬥爭。這話傳到劉忠耳朶裡，劉忠回去埋藏東西；傳到賴英耳朶裡，賴英回去準備意見。七天過了，幹部積極分子都從區上回來了。晚飯後，還是這四十來個人，開了佈置鬥爭會。元孩是政治主任，大家推他當了主席。元孩說：『區上的會大家都參加過了。那個會決定叫咱們回來擠封建，幫助沒有翻透身的人繼續翻身。咱們怎麼樣完成這個任

務，要大家討論，討論一下誰還是封建？誰還沒有翻身？誰還沒有翻透？」他說完了，小昌就發言。小昌說：「我看咱村還有幾戶封建。第一個就是劉忠！」有人截住他的話說：「劉忠父子們這幾年都學會種地，參加了生產，我看不能算封建了！」小昌說：「他那種地？家裡留二十來畝巨耕地，一年就僱半年短工，全憑外邊那四十來畝出租地過活。這還不是地主？還不是剝削人的封建勢力？」這意見大多數都同意，就把劉忠算做二戶封建尾巴。接着，別人又提了四五月，都有些剝削人的事實，大家都同意，其餘馬上就再提不出什麼戶來，會場冷靜了一大會。元孩說：「想起來再補充吧！現在咱們再算算咱村還有多少沒翻身或者翻也沒有翻透的戶！」大家都說：「那多啦！」「還有老拐！」「還有安發！」「還有小寶！」……七嘴八舌提了一大串。元孩說：「慢着！咱們一片一片沿着數一數！」大家就按街道數起來，數了四十七個戶。元孩曲着指頭計算了一下說：「上級說這次鬥爭，是叫填平補齊，也就是割了封建尾巴填窟窿。現在數了一下：封建尾巴共總五六個，又差不多都是清算過幾次的，可是窟窿就有四五十個，那怎麼能填起來？」小寶說：「平是平不了，不過也不算很少！這五六戶一共也有三頃多地啦！五七三五五，一戶還可以分七畝地！沒聽區分委說『不能絕對平，叫大家都地種就是了！』」又有人說：「光補地啦？不補房子？不補浮財？」又有人說：「光補窟窿啦？咱們就不用再分點？」元孩說：「區分委講話不是說過了嗎？不是說已經翻透身的就不要再照顧了嗎？」小旦說：「什麼叫個透？當幹部當積極分子的管得罪人，

門出來的果實光叫窟窿，自己一摸光不用得？那只好叫他們那四十七個窟窿戶自己幹吧！誰有本事他翻身，沒有本事他不用翻！咱不給他當那個驢！」元孩說：「小旦，你說那不對！在區上不是說過……」元孩才要批評這自私自利的說法，偏有好多人都打斷了他的話，七嘴八舌說：「小旦說的對！」「一摸光我先不幹！」「我也不幹！」「誰得果實誰去鬥！」元孩攔着兩隻手好久好久才止住了大家的嚷吵。元孩說：「咱們應該先公後私。要是果實多了的話，除犖了窟窿，大家自然也可以分一點，現在人多飯少，窟窿還還不住，為什麼先要把咱們說到前頭？咱們已經翻得不少了，現在就應該先幫助咱的窮弟兄。」小昌說：「還是公私兼顧吧！我看叫這夥人不分也行不過，因為這任務要在兩個月內完成，非靠這一夥人不行。要是怕果實少分不過來，咱們大家想想還能不能再找出封建尾巴來？」這意見又有許多人贊成。小旦說：「有的是封建尾巴！劉錫恩還不是封建尾巴？他爹在世時候不是當過幾十年總社頭？還不跟後來的劉錫元一樣？」元孩說：「照你那麼提起來可多啦！」跟小旦一樣的那些人說：「多啦就提吧！還不是越多越能解決問題？」元孩說：「不過那都是三四十年的事。從我記得事，他家就不行了……」有人說：「不行了現在還能抵你那兩戶？」元孩說：「那是人家後來勞動生產置來的？」又有人說：「置來的就不給他爹這一還老賬？」元孩聽見他們這些話，跟在區上開會那精神完全不對頭，就又提出在區開會時候，區分委說那不動中農的話來糾正他們。小旦他們又七嘴八舌說：「那叫區上親自底吧！」元孩說：「不要

抬扛！有什麼好意見，正正經經提出來大家商量！」那些人又都一齊說：「沒意見了！以後就誰也不開口，元孩一個一個問着也不說，只說『沒意見』。會場又冷靜了好大一會。有些人就交頭接耳三三兩兩開小會，差不多都是囁嚅着說：『像錫恩那些戶要不算，那裡還有戶啦？』『要不動個幾十戶，那裡還輪得上咱分果實？』……元孩聽了聽風，着實作了難：上級不叫動中農，如今不動中農，一方面沒有東西填窟窿，一方面積極分子分不到果實不幹，任務就完不成。他又在會場上走了一圈，又聽得不止積極分子，有些幹部也說分不到果實不幹，這更叫他着急。他背着手轉來轉去想不出辦法，小昌說：『我看還是叫大家提戶吧！提出來大家再討論，該動就動，不該動就不動。』元孩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小昌就替他向大家說：『大家不要開小會了，還是提戶吧！』一說提戶，會場又熱鬧起來，嘩啦嘩啦就提出二十多戶，連聚財進財也都提在裡邊。一提戶，元孩越覺着不對頭，他覺着盡是些中農。他說：『我一個人也扭不過大家，不過我覺着這些戶都不像是封建尾巴。咱們一戶一戶討論吧！要說那一戶應該鬥，總得說出個條件來！』小昌說：『可以！咱們就一戶一戶說！』元孩叫記錄的人把大家提出來的戶一戶一戶唸出來，每唸一戶，就叫大家說這一戶應鬥的條件。像小旦那些積極分子，專會書條件，又是說這家放過一筆賬，又是說那家出租過二畝地；連誰家爺爺打過人，誰家奶奶罵過媳婦都算成封建條件，元孩和小寶他們幾個說公理的人，雖然十分不贊成，無奈大風倒在「戶越多越好」那一邊，幾個人也扭不過來。

討論到聚財那一戶，小寶先提出反對的意見。小寶說：『我覺着那一戶真不應該門！人家是開荒起家，沒有剝削過誰一個錢東西，兩三輩子受劉家的剝削，這幾年才站住步，爲甚麼就把人家算成封建？……』他還沒有說完，就有人喊叫『反對包庇！』有個年輕人在小寶背後唧唧着跟小寶說：『還有甚麼想頭啦？記不得人家把你攆出來？』元孩說：『不要說笑話了！這一戶可真不能門！別人的條件，不算封建吧，總還有個影子，這一戶連封建影子也沒有，受封建的剝削比我元孩還多，要是連他也門了，恐怕連咱們這些人都得門！人家有甚麼條件？』他這麼一說，大家也覺着真不容易找出條件來，會場好像又要冷靜一會。小旦怕冷了場，就趕緊說：『有有有！他跟他地主家結親還不是一個大條件？』小寶說：『誰不知道那是劉家強迫的？你是媒人，我是抬食盒的，小昌叔和元孩叔也都去來！誰不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？』小旦說：『三媒六証，親口許婚，那怎麼能算強迫？是強迫他在門劉錫元時候爲甚麼不提意見？這二三年了爲甚麼又捨不得退婚？』元孩覺着他這樣顛倒是非太不像話，就正正經經問他說：『小旦你這是說笑話還是說正經話？要是別人辦的，還許你摸不清；你親自辦的事，你還該不知道那是見得人見不得？』事實誰都知道，元孩這樣一碰，小旦也就再不提這事了。可是聚財這戶，地也多、也都做好了，在近幾年又餘了好多糧食，有些人很眼熱，覺着放過去可惜，就又找出個條件。元孩才把小旦的話碰回去，就又有入說：『他有變天思想！那總是個條件吧？』另有幾個人說：『對！』有一個說：『他從前說日本人還要來，日本

搜鋒以後又說蔣軍要來！』還有個作証的說：『對！有一次他在場裡跟安發說過，我跟好幾個人都聽見來！』還有個追根的說：『他聽誰說的？這都是特務造的謠言，問他在那裡聽到的！他跟那一個有連系？』……元孩說：『够了够了！再猜下去就比劉錫元還利害了！大家一定要鬥人家，也只能叫他獻些地獻些東西，要跟別的封建尾巴一樣弄得掃地出門，咱實在覺着過意不去！』又有人說：『劉家給他送那好東西多着啦！人家別人都跟地主分家啦，也叫他跟劉家解除婚約，把好東西退出來歸了群眾！』小昌說：『明天劉家就掃地出門了，那你怕他不願意啦？』又有人說：『那可是一批大果實，還有金錫子啦！』小寶說：『鏟金的！』那個人說：『真金的，我見人家前一個老婆帶過！』小寶說：『那一對沒有歸了他！』……元孩見他們這些人只注意東西不講道理，早就不耐煩了，就又批評他們說：『那他是甚麼就是甚麼吧，爭吵那有甚麼用？這一戶算過去了吧？時候不早了，討論別人！』接着又討論到進財。這一戶，就是小旦那個找家，也沒有找出什麼條件來，只好去掉。總共提出二十七戶，討論中間，元孩小寶他們幾個正經人，雖然爭着往下去，結果還剩下二十一戶再也去不下來了。元孩見這二十一戶中間，大多數是中農，仍覺着不妥當，就跟桌子旁邊的幾個主要幹部說：『動這麼多的中農可是不妥當呀！要不等幾天高工作員來了再搞吧？』小昌說：『戶已經決定了，明天要是不搞，說不定誰走了風，人家就把東西倒出去了。我看不用等！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下河的窟窿只能下河填，高工作員也給咱帶不來一畝地！』小昌是農會主任，說話

一〇一
有力量。他這麼一說，另外幾個幹部都同意他的話，就算決定了。這時候已經半夜了，事情也討論完了，就散了會。臨走時候，小昌說：『今天夜裡大家都得保守秘密，誰走了風明天查出來可不行呀！』大家都說『那自然！』說着就都往外走。小昌又叫住小旦說：『旦哥！到我那裡我跟你說句話！』小旦就跟着他同大家一同走出家。

小寶想到聚財家通個信，又覺着不遵守會上的紀律不好，回到家裏，又睡不着，覺着不通個信總對不住，才又穿上衣裳往聚財家來。他在門外叫了叫金生，金生給他開了門，領他到自己屋裡談話。他把會上討論聚財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金生，叫他們作個準備。金生問他還決定了些誰，他說：『光給你送個信就算犯紀律了，別的就再不能說了！』金生注意了自己家裡的事，也無心再問別人，就把小寶送出來。最不妙的是小寶一出門，正遇上小旦從小昌那裡出來往回走，誰也能看見對面是誰，可是誰也沒有跟誰說話就過去了。

第二天開了群眾大會，是小昌的主席。開會以後，先講了一遍擠封建和填平補齊的話，接着就叫大家提戶。村裡群眾早有經驗，知道已經是佈置好了的，來大會上提出不過是個樣子，因此都等着積極分子提，自己都不說話。有個積極分子先提出劉忠，說他是封建尾巴的條件，別的積極分子們喊了些打倒的口號，然後就說『該怎麼辦？』又有個積極分子提出『掃地出門』，照樣又有人喊了些『贊成』，就舉手表決。因為劉家從前逼得叫人家掃地出門的人太多了，這次叫他掃地出門，大家也覺着應該，舉拳頭的

就特別多。通過了劉忠，接着就提出那幾戶真有條件。這時候，幹部積極分子自然還是那股勁，別的群眾，也有贊成的，也有連拳頭也懶得舉的，反正舉起手來又沒人來數，多多少少都能通過。這幾戶過去以後，就提出劉錫恩。一提出這個戶，會場上就有點不大平靜，從人們的頭上看去，跟高粱地裡刮過風來一樣，你跟我碰頭我跟你對臉；大家也不知說些什麼，只聽得好像一夥小學生低聲唸書。頭裡提出叫劉忠掃地出門，錫恩還舉過手；這會提到他頭上，真是他想不到的事。小四和他很近，悄悄問他「怎麼還有你？」他說「不清楚！」小四又問「不知道有我沒有？」他又說「不清楚！」他又聽得積極分子提出他的封建條件是他爹當過總社頭，他大聲說：「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！從我爹死了我娘當家時候，就窮得連飯也吃不上了……」積極分子們不聽他說完，就亂喊「父債子要還」，「反對封建尾巴巧辯」，「不用聽他那一套，表決吧」……表決的時候，在五六百人的大會上，只有四十來個幹部和積極分子東一隻西一隻稀稀舉了幾個拳頭，群眾因為誰也弄不清會不會提到自己頭上，不止沒人去數，連「沒心看，也算通過了。錫恩以下，又提了幾戶中農，也有決定沒收的，也有叫獻」的；起先提出條件來，本人還辯白幾句，後幾戶本人不等提完條件，就都說「不收呀還是獻吧！」

提到聚財名下，聚財因為早有準備，應付得很順當，沒有費了。去了，決定叫他閨女和劉忠解除婚約，把受下的禮物一律退出來算成沒收劉忠的。獻出溝裡的十

幾畝好地和二十石麥子。

這時候，小旦跑到小昌跟前低低說：「提吧？」小昌點點頭，聚財的問題算是過去了，聚財還有個走狗我提議也鬥一鬥！」

且說：「你看聚財今天應酬得多麼順當？人家早有準備，

回來的人，又開了個會談今天的工作，散會以後，小

夜多了，我親自見他從聚財家裡出來。這回鬥聚財，

分子一聽這話，差不多都說小寶辦這事見不得人，有

坦白什麼？誰能不到別人家走走？他要不到別人家去，

昌說：「小寶！你不要胡扯！小旦哥是我把人家叫去談話，

去來！」又有人說：「胡扯不行！你說你的！」小寶說：「那還說什麼？你們說該鬥就鬥吧！」這一下可把他們頂得沒說的。因為小寶家裡只有三四畝坡地也沒工夫做，荒一

半熟一半，一年不打幾顆糧食，憑自己的工錢養活他娘。從前給劉家趕驢子，這幾年劉

家倒了，就又給合作社趕驢子，反正只憑個光桿子人過日子，要說鬥他，實在也鬥不出

什麼果實來。隔了一會，有人說：「再不能叫他算積極分子！」小寶說：「不算就不算

！」「這次不分給他果實！」「不分給算拉倒！這幾年沒果實沒有過日子？」「不叫他

給合作社趕驢子！」「不趕就不趕！我再找東家！」小旦那些人，不論怎麼會說人，碰

上這沒油水的人也再沒有什麼辦法。有人說：「算算算！不要誤這閑工！再提別的戶！

人聲說：「聚

都問是誰小

們在區上開會

「透氣，直到半

「！」別的積極

！小寶說：「

後碰上我？」小

他鬥爭對象家裡

「別人也再不說什麼，小寶這一戶也就算過去了。會從早飯以後開到晌午多，把二十二戶都過完了，就散了。吃過午飯，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分開組到決定沒收的各戶去登記東西，不過沒有叫小寶去。」

聚財回到家，午飯也沒有吃，一直跟做夢一樣想不着爲什麼能叫人家當封建門了。晚飯時候，一家人坐在一處發愁：地叫人家把筋抽了，剩下些坡地養不住一家；糧食除給人家二十石麥子，雖然還有些粗糧，也是死水窩窩，吃一斗少一斗：想不到父子們開了多年荒地，才算弄得站住步就又倒下來。老婆說怨他不早跟劉家退婚，他說退了也不算，人家還會找別的毛病，老婆又說進財就沒有事，可見退了也許沒有事……兩個人正爭吵不清，安發領着小旦又來了。聚財覺着小旦到那裡，總沒有吉利事，忙問安發「什麼事」。安發說：「什麼事？愁人事！」小旦說：「安發！這又不能多耽擱時候，你跟你姐夫直說吧！」安發就把聚財叫到一邊說：「他又來給咱驪英說媒來了！小昌託他當媒人，叫把咱驪英許給他小貴。他說要願意的話，還能要求回幾畝好地來；要不願意的話，他捉着咱從前給劉家開那禮物單，就要說咱受過劉家的真金鐲子，叫群衆跟咱要……」聚財從大會上回來就悶着一肚子氣沒處發作，這會子就是碰上老虎也想拔幾根毛兒，因此不等安發往下說，就跳起來說：「放他媽的狗屁！我有個閨女就成了我的罪了！我的閨女不嫁人了！劉家還有給我送的金山銀山啦！誰有本事叫他來要來吧！」他老婆跟金生、轉英，聽見他大喊大叫，恐怕他闖下禍，趕緊跑過來勸他。他老婆說：「我的

爹！什麼事你這樣發急？」又指着小旦悄悄說：「那東西是好惹的？」聚財說：「他就把我殺了吧，我這活得歲數少麼？就弄得我掃地出門吧，我還會學我爹去逃荒？他那個抖起我的火來我跟他那一個拚！人一羣總要死一回，怕什麼？」他們三個人見他在氣頭上說不出個頭尾來，就問安發，安發才把小旦又來說媒的事又說給他們。小旦平常似乎很利害，不過真要有入願意跟他拚命，他也不是個有種的，聚財發作罷了，握住拳頭蹲在炕上等他接話，他却一聲不響坐在火邊吸起紙煙來。

賴英這時候，已經是二十歲的大閨女，遇事已經有點拿得穩了。她聽她舅舅說明小旦的來意之後，就翻來覆去研究。她想：「說氣話是說氣話，幹實事是幹實事。如今小昌是慶會主任，也是主要幹部，決定村裡的事他也當好多家，惹不起。自己家裡的好地叫人家要走了，要能順着些小昌，也許能要求回一些來。只是小昌要自己嫁給小貴那自然是馬虎不得的事，反正除了小寶誰也不能嫁給他。」又想順着些小昌，又不能嫁給小貴，這事就難了，她想來想去，一下想到小貴才十四歲，她馬上得了個主意。她想：「聽小寶說男人十七歲以上才能定婚（晉冀魯豫當時的規定），小昌是幹部，一定不敢叫他那十四歲孩子到區上登記去，今天打發小旦來說，也只是個私事，從下了也不過跟別家那些父母主婚一樣，寫個帖兒。我就許下了他，等鬥爭過後，到他要娶的時候，我說沒有那事，他見不得官，就是見了官，我說那是他強迫我爹許的，我自己不願意，他也沒有辦法。」她把主意拿好，就到火爐邊給小旦倒了一盞水，跟小旦說：「叔叔你喝水

吧！我爹在氣頭上啦！你千萬不要在意！說到我本身的事啦，我也大了，如今行自己作主，跟我說就可以，我爹要不願意我慢慢勸他，他也主不了我的事。」小旦見有人理他了，本來還想說幾句利害話轉一轉臉色，又覺着這麼一個漂亮的大姑娘給自己端茶捧水，要再發作幾句，還不如跟他胡拉扯幾句舒服，因此就跟賴英談起來。小旦說：「說媒三家好，過後兩家親，成不成與我沒什麼關係！要是從前，這些事不能直接跟你們孩子們說，如今既然行自己做主了，叔叔就跟你說個沒大小話：你覺着人家小昌那家怎麼樣？」賴英說：「不賴！人家是翻身戶，又是大幹部，房有房，地有地，還賴啦？不論那家吧，還不比劉忠強？」小旦覺着她有點願意的樣子，就故意說：「就是孩子小一點！是不是？」賴英故意笑了笑說：「小慢慢就長大了吧！大的不能跟小處縮，小的還不能往大處長？」小旦見這個口氣越來越近，就叫過安發來，聚財老婆也跟着過來了。小旦把賴英願意的話跟他倆人一說，聚財老婆跟賴英說：「如今行這個新規矩了，你自己看着吧！」賴英說：「我已經這麼大了！胡沾住個家算了！有什麼要緊？」……就這樣三言五句把個事情解決了。小旦臨走說：「好！回頭擇個好日子過個帖子吧！」

小旦走後，安發問賴英說：「你真願意呀，還是怕他跟你爹鬧氣？」賴英說：「就那吧！有個什麼願意不願意！」安發也只當她願意，就走了。

安發走後，聚財和他老婆又問賴英說：「你真願意呀還是受着屈？」賴英說：「過了一步說一步吧！」他們也只當她是怕她爹過不去，受着屈從下了。

第二天小寶聽說了，悄悄跟輾英說：「你可算找了個好主兒！」輾英說：「想乾了他的腦袋！他那廟院還想放下我這神仙啦？」接着把自己那套主意細細告訴給小寶，並且告他說：「你到外面，要故意罵我喪良心才好！」

四 「這真是個說理地方！」

聚財本來從劉家強娶輾英那一年就氣下了病，三天兩天不斷肚疼，被門以後這年把工夫，因為又生了點氣，火食也不好，犯的次數更多一點，到了這年（一九四七）十一月，政府公佈了土地法，村裡來了工作團，他摸不着底，只說是又要鬥爭他，就又加了病——除肚疼以外，常半夜半夜睡不着覺，十來天就沒有起床，趕到劃過階級，把他劃成中農，整黨時候幹部們又明明白白說是鬥錯了他，他的病又一天一天好起來，趕到臘月實行抽補時候又賠補了他十畝好地，他就又好得和平常差不多了。

他還有一宗不了的心事，就是輾英的婚姻問題：從工作團才來時候，小寶就常來找輾英，說非把這件事弄個明白不行。他理還是他那老思想，不想太得罪人。他想：門錯了我，人家認了錯，賠補了地，雖說沒有補够自己原有的數目，却也够自己種了，何必再去多事？小旦小昌那些人都不都是好惹的，這會就算能說倒他們，以後他們要報復起來仍是麻煩。他常用這些話勸輾英，輾英不聽他的。有一次，他翻來覆去跟輾英講了半夜這個道理，輾英說：「誰不怕得罪我，我就不怕得罪誰！我看門劉家那時候得罪小

旦一回，也許後來少些麻煩！」

臘月二十四這天，早飯以後，村支部打發人來找賴英，說有個事非她去証不明白。一說有事，聚財和賴英兩個人都知道是什麼事，不過賴英是早就想去弄個明白，聚財是只怕她去得罪人，因此當賴英去了以後，聚財不放心，隨後也溜着去看風色。

自從整黨以來，村支部就在上年沒收劉家那座前院裡東房開會。這座院子，南房裡住的是工作團，東房裡是支部開整黨會的地方，西房是農會辦公的地方。到了叫賴英這一天，整黨抽補都快到結束時候，西房裡是農會委員會開會計劃調劑房子，東房裡是支部開會研究黨員與群眾幾個不一致的意見。

聚財一不是農會委員，二不是黨員，三則支部裡，農會裡也沒有人叫過他，因此他不到前院來，只到後院找安發，準備叫安發替他去打聽打聽。他一進門，安發見他連棍子也不拄了，就向他說：「夥計！這會可算把你那討吃棍丟了？」聚財笑着說：「只要不把咱算成『封建』，咱就沒有病了！」安發說：「還要把你算成『封建』的話，我關外那五畝好地輪得上你種？」聚財說：「你也是個農會委員啦，鬥了咱十五畝地只補了十畝，你也不給咱爭一爭？既然說是錯鬥了我，為什麼不把我原來的地退回來？」安發說：「算了算了！提起補地這事情，你還不知道大家作的什麼難！工作團和農代會、農會委員會整整研究了十幾天，才研究出這個辦法來！你想：鬥地主的地，有好多是幹部

和積極分子們多佔了，錯鬥中農的地又都是貧僱農分了。如今把幹部積極分子多佔的退

出來，補給中農和安置掃地出門的地主富農，全村連抽帶補只動五十多戶，要是叫貧農農把分了中農的地退出來，再來分幹部積極分子退出來的多佔土地，就得動一百五十多戶。一共二百來家人一個村子，要動一百五十多戶，不是要弄個全村大亂嗎？我覺得這回做得還算不錯，只是大家的土地轉了個圈子。像去年門你那十五畝地，還分給了我三畝，今年小昌退出關外邊我那五畝又補了你。那地是劉錫元從我手說詐去的，門罷劉錫元歸了小昌，小昌退出來又補了你，你的可是分給了我；這不是轉了個大圈子嗎？」聚財說：『小昌他要不多佔，把你關外那地早早分給你，這個圈子就可以不轉，也省得叫我當這一年「封建」？』安發說：『這個他們都已經檢討過了。就是因為他們多佔了。一窟窿多沒有補統，才去中農身上打主意，連累得你也當了一年「封建」。這次比那次也公道：除了沒動過的中農以外，每口人按畝數該着二畝七，按產量該着五石一，多十分之一不抽，少十分之一不補；太好太壞的也換了一換，差不多的也就算了。你不是嫌補的你畝數少嗎？照原產量，給你換二十畝也行，只要你不嫌壞！』聚財說：『我是跟你說笑！這回補我那個覺着很滿意！咱又不是想當地主啦，不論吃虧便宜，能過日子就好！——夥計！你不是委員嗎？你怎麼不去開會？』安發說：『今天討論調劑房子，去村裡登記農會房子的人還沒有回來。』聚財說：『人家支部裡打發人把咱轆英叫去了。這孩子，我怕她說話不知輕重，再得罪了人家誰。咱才沒有了事，不要再找出事來！你要去前院西房裡開會，給我留心聽一聽她說些什麼妨礙話沒有！』安發說：『不用管他吧』

！我看人家孩子們都比咱們強。咱們一輩子光怕得罪人，也光好出些事，因為咱越怕得罪人，人家就越不怕得罪咱！」聚財覺着他這話也有道理。

正說着，老拐進來了。他和聚財打過招呼，就坐下跟安發說：「你是咱貧農組組長，這次調劑房子，可得替我提個意見調劑個住處。」安發說：「上次你不是在小組會上提過了嗎？已經給你轉到農會了。聚財說：『老拐！今年可以吧？』老拐說：『可以有幾畝地，吃穿就都有了，就是缺個住處，打幾顆糧食也漏上水了。』……」

小且也來找安發。他說：「安發！抽補也快完了，我這入貧農團算是通過了沒有？」安發說：「上級又來了指示，說像咱這些貧農不多的地方，只在農會下邊成立貧農小組，不成立貧農團了。」小且說：「就說貧農小組吧，也不管是貧農什麼吧，反正我是個貧農，為什麼不要我？工作團才來的時候，串連貧農我先串連，給幹部提意見我先提，為什麼組織貧農時候就不要我了？」安發說：「抽補也快結束了，這會你還爭那有什麼用處？」小且說：「嘻！叫我說這抽補還差得多啦！工作團都不摸底，幹部、黨員們多得的浮財跟沒有退一樣，只靠各人的反省退了點雞毛蒜皮就能算了事嗎？聽工作團說，就只抽這一回，咱們這貧農要再不追一追，就憑現在農會存的那點浮財，除照顧了掃地出門的戶口，那裡還分得咱們名下？」安發說：「咱也不想發那洋財。那天開群眾大會你沒有聽工作團的組長講，『平又不是說一針一線都要平，只是叫大家都能生產都能過日子就行了。』我看把土地抽補了把房子調劑了，還不能過日子的就是那些掃地

出門的戶，農會存的東西補了人家也就正對，咱又不是真不能過日子之家，以後慢慢生產着過吧！」小旦聽着話頭不對，就抽身往外走，臨走還說：「不管怎樣吧，反正我也還願意入組，過着你們組開會也可以給我提提！」說着連回話也不聽就走出去，看樣子入組的勁頭也不大了。他走遠了，聚財低低地說：「他媽的！他又想來出好主意！」

『安發說：「工作團一來，人家又跑去當積極分子，還給幹部提了好多意見，後來工作團打聽清楚他是個什麼人，才沒有叫他參加貧農小組。照他給幹部們提那些意見，把幹部們說得比劉錫元還壞啦！」聚財低低地說：「像小昌那些幹部吧，也就跟劉錫元差不多，只是小旦說不起人家，他比人家壞得多，不加上他，小昌還許沒有那麼壞！」安發說：「像小昌那樣，幹部裡邊還沒有幾個。不過就小昌也跟劉錫元不一樣。劉錫元那天生是窮人的對頭，小昌却也給窮人們辦過些好事，像打倒劉錫元，像填平補齊，他都是實實在在出過力的，只是權大了就有蠻幹起來。小旦提那意見還不止是說誰好誰壞，他說「……一個好的也沒有，都是一窩子壞蛋，誰也貪污得不少，不一齊扣起來讓群眾一個一個追，他們是不會吐出來的！」』老拐說：「他還要追人家別人啦！他就沒有說他回回分頭等果實，回回是窟窿，分得那些騾子、糧食、衣裳，吃的吃了，賣的賣了，比別人多佔好幾倍，都還吐不吐？」聚財說：「說幹部沒有好的那也太冤枉：好的就是好的。我看像人家元孩那些人就不錯！」安發說：「那自然！要不群眾就選人家當新農會主席啦？」』

他們正說着閒話，狗狗在院裡喊叫：「媽！二姑來了！」安發老婆聽說二姨來了，從套間裡跑出來，安發他們也都迎出來。老拐沒有別的事，在門邊隨便跟客人應酬了兩句話就走了。狗狗一邊領着二姨進門，一邊問：「二姑！你怎麼沒有騎驢？」二姨說：「驢叫你姑夫賣了，還騎上狗屁？」狗狗又笑着說：「二姑！你記得我前幾年見了你就跟你要甚來呀？」二姨也笑着說：「狗狗到底大了些，懂事多了！要什麼？還不是要花生？今年要也不行，你姑夫因為怕鬥爭，春天把花生種子也吃了，把驢也賣了！——大姐夫，聽說你病了幾天，我也沒有來看看你！這幾天好些？」聚財說：「這幾天好多了！——你們家裡後來沒有什麼事吧？」二姨說：「倒也沒事，就是心慌得不行。聽說你們這裡來了工作團，有的說是來搞鬥爭，有的說是來整幹部，到底不知道還要弄個甚。我說到這年邊了，不得個實信，過着年也心不安，不如來打聽打聽！」聚財說：「這一回工作做得好！不用怕！……」接着他和安發兩個人，就預備把割階級、賠補中農、安插地主富農、整黨……各項工作，都給二姨介紹了一下。正介紹到半當腰裡，忽聽得前院爭吵起來。聚財聽了聽說：「這是小寶說話！安發你給咱去看看是不是吵嚷英的事？」安發說：「咱們都去看看吧！」聚財說：「我也能去？」安發說：「可以！這幾天開整黨會，去看的人多啦！」說着，他們三個人就到前院裡來。

這天的整黨會挪在院裡開：北房門關着，正中間掛着共產黨黨旗和毛主席像，下面放着一張桌子和一些椅子。工作團的同志們坐在階台上，區長和高工作員也在內，

元孩站在桌子後當主席，階台下前面坐的是十七個黨員，鰥英和小寶雖不是黨員，因為是支部叫來的，也坐在前面，後面便是參觀的群眾。當聚財他們進去的時候，正遇上小昌站着講話，前邊不知道已經講了些什麼，正講到「……我跟你什麼仇恨也沒有！我是個共產黨員，不能看着一個同志去跟個有變天思想的人接近！不能看着一個同志去給鬥爭對象送情報！不能看着一個同志去勾引人家的青年婦女！我們黨內不要這種人！況且開除你也不是我一個人作的主：我提議的，支部通過的，支部書記元孩報上去的，區分委批准的：如今怎麼能都算到我賬上？」聚財聽了這麼個半截話，似乎也懂得是說小寶，也懂得「有變天思想」和「鬥爭對象」是指自己，也懂得「勾引青年婦女」是指小寶跟鰥英的關係，只是不懂「開除」是什麼意思。小昌說了坐下，小寶站起來說「我說！」「鰥英跟着也站起來說「我說！」「元孩說：「小寶先說！」「小寶說：「黨開除我我沒話說，因為不論錯鬥不錯鬥，那時候鰥英她爹總算是鬥爭對象，大會決定不許說，我說了是我犯了紀律，應該開除。可是我要問：他既然是共產黨員，又是支部委員，又是農會主任，為什麼白天鬥了人家，晚上就打發小且去強逼人家的閨女跟他孩子定婚？那也就不是「鬥爭對象」了？也沒有「變天思想」了？說我不該「勾引青年婦女」，「強逼」就比「勾引」好一點？我這個黨員該開除，他這個黨員就還該當支委？」小寶還沒有坐下，小昌就又站起來搶着說：「明明是「自願」，怎麼能說我是「強迫」？」元孩指着小昌說：「你怎麼一直不守規矩？該你說啦？等鰥英說了你再說！坐下！」小昌又坐下

了。聚財悄悄跟安發說：『這個會倒有點規矩！』安發點了點頭。韓英站起來說：『高工作員在這裡常給我們講「婦女婚姻要自主」，我跟小寶接近，連我爹我娘都不瞞，主任怎麼說人家是「勾引」我？要是連接近也成了犯法的事，那還自主什麼？主任又說我自願嫁給他孩子，我那有那麼傻瓜？我也是二十多的人了，放着年紀相當的人我不嫁，偏看中了他十四五歲個毛孩子？要不是強逼，為什麼跟我爹要金鐲子？』韓英說完了，小昌又站起來說：『我說吧？我看這事情非叫小旦來不行！你們捏通了，硬說我要金鐲子！我叫小旦來說說，看誰跟他提過金鐲子？』後邊參觀的群眾有人說：『還用叫小旦？聚財、安發都在這裡，不能叫他兩個人說說？』聚財遠遠地說：『不跟我要金鐲子的話我還許少害幾天病！還是找小旦來吧！省得人家又說我們是捏通了！』元孩說：『我看還是去找小旦吧！要金鐲子這事也不止談了一次了，不証明一下恐怕再談也沒結果！』別的黨員們也都主張叫小旦來証明一下，元孩就打發村裡的通訊員去找。

這時候，登記農會房子的人也回來了，安發和別的農會委員們都回西房裡議論調劑房子的事。元孩是新農會主席，可是因為在整黨會上當着主席，只好把西房裡的事託給副主席去管。

不多一會，把小旦找來了，整黨會又接着開起來。小昌說：『小旦哥！你究竟說說，你給我說媒那事是自願呀是強迫？』小旦想把自己洗個乾淨，因此就說：『我是有甚說甚，不偏誰不害誰！主任有錯，我也提過意見，不過這件事可不是人家主任強迫她。如

今行自主，主任託我去的時候，我是親自跟韓英說的。那時候，他給我倒了一盅水，跟我說……」接着就把韓英給他倒上水以後說的那些話，詳細細細實實在在說了一遍。然後說：『我說這沒有半句瞎話，大家不信可以問安發。』韓英說：『不用問我舅舅了，這話半句也不差，可惜沒有從頭說起，讓我補一補吧：就是鬥爭了我爹那天晚上，小旦叔，不，小旦！我再不叫他叔了！小旦叫我舅舅到了我家，先叫我舅舅跟我爹說人家主任要叫你與英嫁給人家孩子。說是要從下還可以要求回幾畝地，不從的話，就要說我爹受了人家劉家的金罇子。沒收了劉家的金罇子主任拿回去了——後來賣到銀行誰不知道？那時候跟我爹要起來，我爹給人家什麼？我怕我爹吃虧，才給小旦倒了一盅水，跟他說了那麼一大堆謊話：大家說這不算自願？他小旦天天哄人啦，也上我一回當吧！』小旦早就想打斷她的話，可惜找不住個空子，一聽到她說了自己個『天天哄人』，馬上跳起來指着韓英喊：『把你的嘴收拾乾淨點！誰天天哄人啦？』高工作員喝住他說：『小旦你搞什麼亂？屈說了你？我還不知道你是個什麼人？』小旦這才算又坐下了。參觀的群眾有人小聲說：『還辦什麼？除了小旦誰會辦這事？』沒有等小旦答話，別的黨員們你一句我一句都質問起來：『小昌！你這個黨員體面呀？』『小昌！你向支部回報過這事沒有？』『小昌！你這幾天反省個甚？』……元孩氣得指着問他說：『有你這種黨員，咱這黨還怎麼見人啦？』小昌眼裡含着淚哀求小旦說：『小旦哥！你憑良心說句話，我託你去說媒，還叫你問人家要過金罇子？』小旦說：『要說實的咱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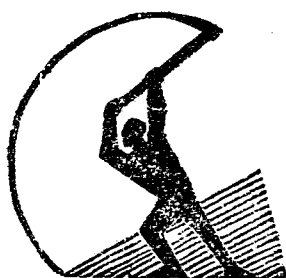
徹底說實的：在鬥爭會的頭一天晚上，你把我叫到你家，託我給你去辦這事，你說：『明天鬥爭完了，趁這個熱盤兒容易辦。』我說人家早就『自由』給小寶，你說：『不能想個辦法先把小寶擡過一邊？』恰巧我那天晚上回去就碰見小寶跟聚財家出來，第二天早上我又跟你商量先鬥小寶，你說可以，那天就把小寶也鬥了。到了晚上我去叫安雲，順路到你那裡問主意。我說：『不答應怎麼辦？』你說：『你看着吧！對付小寶你還能想出辦法來，還怕對付不了個聚財？』你還不知道我是個什麼人？你叫我看着辦，我要不出點壞主意怎麼能嚇唬住人？要金鐺子的主意是我出的，東家可是你當的！』聽小且這麼一說，聚財在後邊也說了話。他說：『我活了五十四歲了，才算見小且說過這麼一回老實話！這真是個說理的地方！』他說了這麼兩句話，一肚子悶氣都散了，就舒舒服服坐下去休息，也再沒有想到怕他們報復。小寶又站起來說：『主席！這總能證明鬥爭我是誰佈置的吧？這總能證明要過金鐺子沒有吧？這總能證明是強迫呀還是自願吧？』另一個黨員說：『主席！只這一件事我也提議開除小且！』另有好幾個黨員都說『我也附議』，『我也附議』……………

元孩向大家說：『我看這件事就算說明了，今天前晌的會就開到這裡吧！處分問題，我看還是以後再說，因為小且的事情還多，不能單以這件事來決定他的處分。以下請組長講講話！』

工作團的組長站起來說：『這件事從工作團來到這裡，小寶就反映上來了，我們好

久不追究，爲的是叫小昌自己反省。從今天追究出來的實際情形看，小昌那反省盡是胡扯淡啦！小昌！你想想這是件什麼事？爲了給自己的孩子定婚，在黨內黨外佈置鬥爭，打擊自己的同志，又利用流氓威脅人家女方，搶了自己同志的戀愛對象：這完全學的是地主的套子，那裡像個黨員辦的事？最不能原諒的，是你在黨內反省了一個多月，一字也沒有提着這事的真象，別人一提你就辯護：這那裡像個願意改過的人？給你個機會叫你反省你還不知道自愛，別人誰還能挽救你？你這種行爲應該受到黨的處分！此外我還得說說小旦！小旦！我們今天開的是整黨會，你不是黨員，這個會上自然不好處分你。不過我可以給你先捎個信：你不要以爲你能永遠當積極分子！在下河村誰也認得你那骨頭！土改以後，群眾起來了！再不能叫你像以前那樣張牙舞爪了，從前得罪過誰，老老實實去找人家陪情認錯！人家容了你，是你的便宜；人家不容你，你就跟人家到人民法庭上去，該着什麼處分，就什麼處分！那是你自作自受，怨不着別人！」

組長講完了，元孩就宣佈散會。大家正站起來要走，顧英說：『慢點！我這婚姻問題究竟算能自主不能？』區長說：『整黨會上管不着這事！我代表政權答覆你：你跟小寶的關係是合法的。你們什麼時候想定婚，到區上登記一下就對了，別人都干涉不着。』散會以後，二姨擠到工作團的組長跟前說：『組長！我是上河人！你們這工作團不能請到我們上河工作工作？』組長說：『明年正月就要去！』



邪 不 壓 正

著作者：趙樹理
出版者：冀南新華書店
發行者：冀南新華書店

總店：威縣

分店：南宮、衡水

臨清、大名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出版

I — 2000

357.7

197-02